

清代的婚姻與伉儷情愛： 評盧葦菁 *Arranged Companions: Marriage & Intimacy in Qing China*

喬淇奧（George Bobyk）（台灣大學歷史學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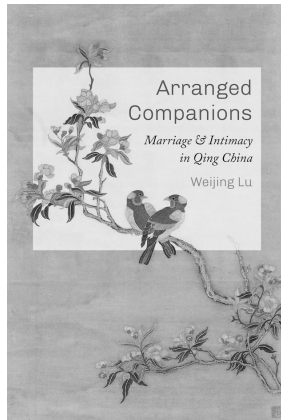
書名：*Arranged Companions: Marriage & Intimacy in Qing China*

作者：盧葦菁（Weijing Lu）

出版年：2021

出版社：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圖一：*Arranged Companions* 書封



資料來源：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提供

致謝詞：本文寫作過程，曾獲得匿名審查人的指導意見，以及台大「明清家庭史研究」課程師友的啟發，在此謹申謝忱。感謝廖容慈耐心校對中文。

盧葦菁的 *Arranged Companions: Marriage & Intimacy in Qing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1) 一書(《執子之手：清代的婚姻與伉儷情愛》，以下簡稱《執子之手》)是一部清代家庭文化史。盧葦菁教授任教於聖地牙哥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歷史系，研究主要關注明清家庭與婚姻史，她的第一本專書名為 *True to Her Word: The Faithful Maiden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u, 2008)，內容探討明清貞節觀和貞女所做的抉擇，並在抉擇問題上指出家庭中的緊張關係，以及貞女在社會習慣中透過個人抉擇所實踐的能動性。書中論述表明，貞女不完全是儒家正統觀念的被動接受者，她們的抉擇實反映出自己的意志。¹《執子之手》與作者的第一本專書在主題上有所連貫，兩本書似乎皆有意挑戰被五四知識分子斥為陳腐的清代女性與家庭史觀點，從較長的歷史脈絡與多樣的私人著作來重訪、了解明清社會。最大的不同點在於第一本書較關注女性的社會角色，《執子之手》一書則以男女婚姻和家庭關係為焦點而進行研究。繼高彥頤(Ko, 1994)和曼素恩(Mann, 1997)等學者的作品之後，本書可說是歷史學者提出的另一項嘗試，直接面對將婦女視為受害者的歷史觀點。²即便如此，企圖了解清朝包辦婚姻的文化與實踐，以及此中的親密關係如何形成，這類的研究迄今仍為少數。作者在「導論」中指出，新文化運動時，知識分子對於「包辦婚姻」的批評往往相當強烈，並以此表達反對傳統中國父權與舊習的立場。在此情況下，反傳統的態度導致許多有關清代婚姻的歷史著作，皆傾向於使用西方二十世紀的情愛觀來談論中國的包辦

1 關於此書的詳細評論，參見黃麗君(2011)。

2 近期亦有學者以類似觀點試圖修正新文化運動創造的歷史紀錄，參見 Maram Epstein (2019)。

婚姻，以及清朝婦女身在其中所受到的壓迫。根據高彥頤（Ko, 1994: 2-4）所述，陳東原（1902-1978）等五四知識分子將包辦婚姻視為必然導致對婦女的壓迫，這種史觀在中國婦女史研究上留下不朽的遺產。³

本書試圖避免這些承襲西方情愛觀和五四知識分子的觀念及其誤解，而欲就時人角度理解在當時文化背景下夫妻如何表達情愛和親密關係。作者從十七至十九世紀清代文人筆下的婚姻生活，發現在清代文人夫妻之間出現了「夫妻伉儷情愛的公開宣揚」，這樣的舉動可說是史無前例。本書透過詩詞與私人撰述，從這些受教育的男男女女所留下來的文字揭示：在文人婚姻當中，除了儒家禮教的重要作用之外，「十七至十九世紀頌揚婚姻與伴侶情愛的文化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綜觀全書，作者尤其關注清初至盛清時期社會文化變遷對性別婚姻關係的影響。此一觀點或與歷來婦女史學者對於清代的「性別系統」（gender system）所發展出的研究有所關聯，但對於本書與前人的觀點有何異同，作者似乎沒有進一步著墨。此方面的研究，過往或以男性的撰述作為考察女性身分處境的基礎（如劉靜貞，2009），或傾向於探究女性的行動與能動性（如高彥頤、曼素恩）。相較之下，本書選擇另闢蹊徑，主題不僅涵蓋男性和女性的互動，也將夫婦、婆媳等社會角色之性別互動納入討論重點。不過，有別於他人直接指出研究課題，如高彥頤（Ko, 1994 / 李志生譯，2005: 5）在《閨塾師》「導論」即直指關注「文化建構的社會性別」問題，盧葦菁雖然在書中回顧前人的影響，但似乎未對其理念做詳細的闡釋。

3 關於「五四婦女史觀」，參見衣若蘭（2019）。

本書最引人入勝之處，除了使用多元文本，更在於藉由對讀多元文本以解析夫婦的互動來探討情愛關係。作者以此方式從文本提煉出大量細節，作為超越情愛和婚姻刻板印象的研究基礎，並進一步發現清代人士（至少就材料所及的上層、識字之階層）有別於傳統性別規範的生活方式。從一些文本可以看到，清代夫婦的實際婚姻實踐顯示，家務分工並非僅止於內外之間嚴格的二分，妻子也可能負責家庭財務，甚至主持家族葬禮。在陳爾士（1785-1821）給丈夫的詳細信函當中可以看到，當夫婿為母移靈遷葬時，陳爾士如何協助管理家庭事務，其中包含典當首飾以支持家計，並且監督孩子的教育。另一個非典型的性別分工案例，是男性作為妻子的主要照顧者。如易嫻（生卒年不詳）為丈夫所寫的祭文中顯示，丈夫曾在她生病時極為刻苦地照料她。考量到在儒家經典當中，三從四德向來都是規範女性對男性的服從，男性服侍女性於禮不符。易嫻撰寫祭文追憶夫婿的行為，以及字裡行間顯示的性別互動，因此成為值得注意的特例。透過這些女性著作，作者指出有才之女在作品中所展現的不只是教養與文化資本，她們更嘗試用詩詞作品來有效地為自己申述，可視之為「自我表達、干預以及談判的溫和機制」。

除了「前言」與「結論」外，本書共分六章，按照情愛關係的發展階段排列，而非依照地理或歷史時間。第一章指出清代文人與所處文化的具體語境，誠如標題 *Competing Meanings of Marriage* 所示，本章描述儒家經典如何為理解婚姻關係與性別角色提供知識框架，並且展示在傳統知識體系下，文人得以理解情愛與婚姻的思想資源。對他們來說，《詩經》提供了豐富的主題與熱烈的情愛，經常於詩詞中反覆引用，《禮記》、《易經》則重視男女、夫妻的倫理關係，以及婚姻的儀節與規範。這兩類文本皆隨著時代演進成為儒家文化的核心經

典，重要性不言可喻，但若仔細比較，可以發現它們對於婚姻關係的描述與認知實有顯著的差異。第二、三章分述清代夫妻表達愛意和親密關係的不同方式，清代夫妻加強婚姻關係的策略，以及具有性別展演的特質。在盛清時期文學作品當中，描述夫妻之情的作品雖非罕見，但在各類文本之中，悼亡詩是一種多由男性專擅，且被視為表述夫妻情愛的最高形式；其中所描述的女性，可說是由男性觀點出發的最理想形式。另一方面，女性作者對於夫妻情誼的珍視，亦反映個人社會身分的限制：傳統社會中，男性在婚內與婚外有多重管道尋求個人幸福，而女性則不然。第二章討論於清代獨樹一幟的「友伴式愛情」(companionate love) 所產生的歷史背景，以及什麼條件導致文人在情愛的傾瀉之中，表露出對於傳統道德觀的異見。作者延續第一章的論述，進一步指出，清代獨見的夫妻情愛流露，一部分可說是出自《詩經》以降，長期存在於中國傳統的夫妻情愛觀念。如果現實世界勢必要服膺於禮制的規範，那麼《詩經》的世界或許能成為文人的烏托邦。本章以屈大均(1630-1699)等文學菁英為例，展示有關婚姻和情愛的作品如何引用《詩經》的典故來顯示濃烈的情愛並公開頌揚。對作者而言，這些文本為清代文人提供了在自身關係中探討親密關係的基礎。第三章介紹清代夫婦用來鞏固婚姻關係的策略，在清代文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受過教育的夫婦以各種方式應對包辦婚姻的文化，並且鞏固婚姻中的情愛。文人自述的生命經驗，實為作者用來消解長期以來關於清代情愛迷思的主要基礎，藉由這一章說明包辦婚姻的過程與經驗者的心境，並進而從具體個案考察清代文人夫婦的求愛(courtship)如何進行，以及夫婦間的情誼能透過何種方式深化。

前述幾章主要討論夫妻之間的核心關係，後面的兩章則關注夫妻與更大家庭網絡的互動和衝突。同時，第二、三章關注「幸福婚姻」

的情境為何，第四、五章深入地考察夫婦所面臨的挑戰，以及他們如何應對。第四、五章探討夫妻婚姻遭受到挑戰的情況，通常是與婆媳、姻親，以及丈夫納妾的行為有關。雖然在清代菁英階級中，夫妻中贅婿婚姻並非罕見，但占主導地位的婚姻形式仍然是女性搬入公婆家。在大多數男性文人忙於備考或當官的情況下，女性長輩常是主掌家中事務的領導者；這樣的婚姻與家庭關係很可能對新嫁娘造成巨大的壓力。

在第四章中，我們看到女性以妻子身分搬進夫家的那一刻，如何嘗試加深婆媳之間的關係。本章由沈復（1763-?）《浮生六記》入手，描述妻子和母親之間極具張力的情境，並以其他案例論及媳婦的自我壓抑，例如有文才的女子在嫁入夫家後，往往會極力避免與教育程度較低的夫婿談論文學藝術。本章也展示了作者精讀史料以及解析言外之意的能力。舉例來說，由男性執筆的女性傳記經常描述母親的慈愛，或呈現婆媳融洽的一面，相較之下，個性暴虐的岳母在文人記述之中相當少見。雖然就婆媳關係所做的描述性訊息並不算多，作者仍透過傳記中的套語，來嘗試推斷婆媳之間可能存在的困境與難題。

第五章考察納妾的文化與實踐，作者指出，隨著納妾的習慣在清代有所增加，關於女性和男性的道德有不少爭論。妾的出現可能是眾人之所望，但也為人所懼。透過納妾或許可以解決傳統家庭傳宗接代的需求，不過也可能衍生其他問題。從清代文人對姬妾的批評中，可以觀察時人擔憂納妾將對家庭造成衝擊，破壞家庭關係的平衡。不過，要是新妾能夠延續香火，便有可能受到所有宗族成員的崇拜。從本章討論的材料可以看出，在清代文人筆下，妾同樣屬於家庭中的正當成員，但作者進一步討論到，從男性書寫妻、妾的著作與手法，可以清楚地看到妾和妻的角色仍然完全不同。在文體方面，在為妾寫傳

記或悼亡詩時，男人較少侷限於儒家的規範，更常書寫情愛和夫妻間的依戀。

對於那些努力攜手到老的夫妻來說，他們是友伴式愛情的終極象徵。第六章探討夫妻如何書寫和回顧一起白頭偕老的經歷。對於長期相伴的夫妻來說，他們最有可能共同經歷過生養孩子以及仕進過程的成功與失落；他們所珍視和著重書寫的是共同克服這些困難的努力，正是這樣的努力使他們加強了夫妻關係和長久的友愛與陪伴。

在方法論上，本書受到情感史的觀點影響。二十世紀以來的情感史學者逐漸意識到，人們的情愛以及表達情愛的方式是社會組成基本要素，可以用於理解不同的文化和種族、階級以及性別同為一種分析類別。本書標題中的包辦婚姻（arranged companions）代表了作者的 연구對象，內文則是以伉儷情愛（intimacy）作為研究考察的範圍。在情感史的啟發下，本書更進一步將伉儷情愛分為「浪漫愛情」（romantic love）與「友伴式愛情」（companionate love），前者意指熱情而強烈的、墜入愛河的感覺，後者則為更平靜、更舒適的情愛依戀狀態，並且是經過一段時間所形成的。作者認為，清代文人對婚姻生活的紀錄中，有不少事例分別符合這兩種情愛類型。舉例來說，有不少詩詞作品描述小夫妻以為對方寫詩為情趣，這類懷贈詩彰顯文人夫妻的熱戀情愫，至於友伴式愛情則著重夫妻攜手克服困難的心路歷程。此觀察對於未來用情感史來研究明清時期的家庭與性別議題，實具有重要意義。

誠如作者所描述，近年研究中國帝國晚期的學者通常用「情」或以馮夢龍（1574-1646）「情教」觀來切入考察清代情愛與情感的樣貌，這樣的觀點可能導致將清代關於情愛的紀錄及論述，與儒家道德正統衍伸出的規範互相混淆。作者希望在承認儒家道德教義的力量之

際，進一步指出在此範疇之外，文人對情愛與情愛書寫的可能性。進一步言之，盧葦菁對於儒家道德和情愛的分析，不僅有利於日後欲研究文人文化的學者，對於研究非文人的社會大眾也有所助益。舉例來說，由於婚姻可能提升個人或家族的社會身分，故經常被視為一種生存策略，本書使我們再拓展思考的面向，例如庶民大眾如何形成浪漫與伴侶關係，以及大眾與受過教育的文人群體又有何不同。此外，文人群體對於親密關係的書寫如此依賴文學典故，那麼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如何才能實現同樣的目標？相關的紀錄可能並不多見，以至於學者多半僅能從文人撰述著手，本書作者亦認為這類私人著作是我們一窺清代社會當中，將夫妻情愛作為「親身經驗」(lived experience)，而非道德論述之附庸的唯一機會。然而，若要將眼光擴大到非文人的庶民大眾，我認為法律文本，如刑案供詞等，將是研究者可以利用的材料，儘管這類文本有其中介性，但若能謹慎閱讀分析，亦可以像男性文人為女性書寫的傳記等中介文本一樣，從字裡行間解讀更多意義。舉例來說，清代的法律案件經常有相當詳細的口供，如康熙六十一年(1722)一起源於婆媳口角而致丈夫毆死妻子的案件中，婆婆賈氏兩次吩咐媳婦王氏做飯，而媳婦王氏不依、頂撞婆婆；賈氏向兒子張惠泉告狀後，張男對妻子開罵，並以木棍重毆多次以致王氏身亡。⁴對研究者來說，除了賈氏、張惠泉與其子的口供提供關於這起案件的敘事，對於口供當中各個人物的描述，研究者也應視為一種語言符碼，來觀察婆媳兩造因為家務分工與角色位階所產生的張力，以及在母子關係中，一個「老母親」的影響，乃至於男性在夫婦與親子關係中的問題。

4 《史語所藏明清史料》，#119867。關於史語所的法律資料以及對社會史研究的潛在貢獻，可參見劉錚雲(1999)。

本書以私人著作進一步考察夫婦如何在儒家道德正統觀念之內（和之外）表達伉儷情愛，令人聯想到黃衛總（Martin Huang）近年於 *Intimate Memory: Gender and Mou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一書（Huang, 2018）提出的觀點。黃氏在書中第一章中指出明清文人對妻子哀悼的氾濫是一個日益擴大的現象，並用「世俗化」一詞來形容這些哀悼紀錄的出現；而在這類紀錄中，可以看到當一個人處於哀悼狀態並欲表達悲痛之情時，其書寫並不完全受限於儒家典範。作者分析屈大均、尤侗（1618-1704）等人的作品指出，在此世俗化的情況下，丈夫為妻子撰寫的祭文實則表露夫妻之間的親密情愫，並且能從中彰顯妻子的德行。其他關於過世女性的墓誌銘、行狀、事略等，主要也是由男性文人撰寫，這類材料所展示的觀點與視角經常偏重男性，故仍有一定的限制，但不妨礙我們用於考察夫妻之間的互動，以及這些作品在儒家正統道德觀念下的新取徑。此外，作者在第一章指出儒家經典之中關於婚姻的兩種競爭概念，提醒研究者應在更大背景脈絡下理解晚明「情教」的文化，例如，悼亡妻的文化條件必須回到根植於《詩經》及其傳統對於夫妻之愛的形象與觀念。本書與黃衛總的研究有對話之處，不過盧葦菁除了把男性書寫的女性當作考察對象之外，似乎更關懷女性與男性互動的文化。

此外，在第三章有關清代求愛行為的考察中，可以清楚看見作者挑戰一些既有觀念，包括指出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提倡自由戀愛以及批判傳統婚姻，形塑出的論述使得中西、新舊截然二分，以至於傳統的包辦婚姻與求愛行為不可能共存，這樣的論述影響之深，可能讓學者忽視清代夫妻之間的求愛實踐與過程。然而，從清代女性詩詞和男性私人著作的種種材料來看，作者發現受過教育的男女之間的求愛文化十分豐富，進而顯示浪漫情愛的具體實踐。由於清代包辦婚

姻普遍，自由擇偶的情況確實並不盛行，而這便意味著夫妻往往在婚後才能進行求愛。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受過良好教育、精通詩歌的夫妻，透過賦詩、互贈、唱和來表達情意。此章另外值得注意的部分，是有關夫妻浪漫式愛情與空間的探討。從私人著作當中涉及物理環境的描述，可以看出家庭空間與夫妻親密關係如何形成。譬如，臥室與書房合一，是文人讀書、準備科舉的空間，但女性其實並未在這樣的場域缺席，反而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到男性憶及妻子的陪伴與鼓勵，感念妻子以嫁妝為丈夫支付旅費的記載，這些文字不只記錄文人的自我實現，同時也顯示親密關係的深厚。考慮到臥室作為夫妻空間的重要性，為未來學者留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比如受過教育的菁英之間的財富差異如何導致空間減少、影響空間和求愛的基調。

綜觀全書，本書在包辦婚姻的範疇之中，勾勒清代夫婦各種產生浪漫式與友伴式愛情的方法。作者以新的情感史及私人著作的互動視角為切入點，審視包辦婚姻這項存在已久的文化習慣與研究課題。本書主要透過文本內容來進行考察，但在文本生產過程中的性別互動，例如題詞與作序的互動，似乎還有更多開展空間。值得一提的是，本書指出即使在包辦婚姻和禮教的性別規範之下，清代仍存在著有別於傳統社會角色的夫妻關係。與內外之別、三從四德的正統大論述並行的，是文人男女對於夫妻親密關係的頌揚，以及在婚姻關係締結之後而開展的求愛過程，不啻為一項重要的新議題。

參考文獻

- 衣若蘭 (2019),〈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與「五四婦女史觀」再思〉,《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4: 1-68。
- 黃麗君, (2011),〈評述 Weijing Lu, *True to Her Word: The Faithful Maiden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台大歷史學報》,48: 235-247。
- 劉錚雲 (1999),〈口供中的故事〉,《古今論衡》3: 33-42。
- 劉靜貞 (2009),〈性別與文本——在宋人筆下尋找女性〉,李貞德編《中國史新論: 性別史分冊》,239-282。台北: 中央研究院、聯經。
- Epstein, Maram (2019). *Orthodox passions: Narrative filial love during the High Q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Martin W. (2018). *Intimate memory: Gender and mou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Ko, Dorothy Y. (1994).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李志生譯 (2005),《閨塾師: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 Lu, Weijing (2008). *True to her word: The faithful maiden cul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nn, Susan (1997).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簡介

喬淇奧, 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興趣領域為近代中國法律社會史、身體史、情感史以及性別研究。目前關注的主題是近現代中國法律與

身體觀的互動和演變。除此之外也從事中英翻譯，主題包含近代台灣史、酷兒研究以及紀實文學。

〈聯絡方式〉

Email: r08123021@ntu.edu.tw